

满江红

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 
经开区三周年

◆李雷生

五月十日，一四年、史册记载。总书记、视察河南，调研经开。跨境贸易深嘱托，郑欧班列殷期待。三转变、工业指向，大气概。

经开区，真豪迈。夜继日，膀子甩。电商迅崛起，华夏冠冠盖。郑欧班列领全国，盾构创新屡献彩。千余日，汇三区叠加，报关怀。

郑州国际物流园

◆李雷生

昔日沙荒，荆棘丛、鲜少路径。三五载、满园碧翠，阡陌交通。高楼大厦拔地起，龙渠风河瑞气生。此巨变、全凭开发人，汗水掣。

物流园，开发中。争朝夕，顶寒风。工作沉一线，天亮蒙蒙。激情满怀创大业，打造精品献工农。待时日、新城迅崛起，经开东。

名家新篇

咏春

◆陈子善

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咏春诗文不知凡几。中国古典文学中，诗大概是唐孟浩然的《春晓》传诵最广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词为南唐李煜最有名，以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结尾的《虞美人》，因流露沉痛故国之思而脍炙人口。

新文学创作中，胡适、郭沫若、徐志摩诸家都有咏春之作，郭沫若“女神”时期的新诗中，单以“春”为题的，就有《春愁》《春蚕》《春之胎动》《春寒》等多首。除了诗，文更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36年3月16日上海《宇宙风》第13期是“春季特大号”，该期写春天小辑共收六篇散文，即知堂的《北平的春天》、木石的《春在东京》、姚颖的《南京的春天》、春风的《沈阳的春天》、施蛰存的《春天的诗句》和丰子恺的《西湖船》，又配以丰子恺作《春人四题》和黄嘉音作《战地之春》《春眠不觉晓》等多幅漫画，颇收图文并茂、丰富多彩之效。

《宇宙风》是林语堂、陶亢德编的。这期春天小辑作者中，知堂、施蛰存、丰子恺都早已在文学史上大名鼎鼎。另外三位，姚颖是《论语》培养出来的女作家，有“论语八仙”何仙姑之称，当时风头正健。春风即张春风也即张向天，后来定居香港，成为文史掌故和鲁迅研究专家，香港老一辈读者当不会感到陌生，内地读者反而不太熟悉了。至于木石，当时正在东京，是位留学生，其他就一无所知了。此文描写东京的春天颇为生动具体，结尾也意味深长：“纵樱花树下，遍是欢情，总不能除去心头国破家亡的阴影，更那来情趣度这个异国的春天。”

知堂是绍兴人，所以他写居住多年的北平的春天，仍处处以故乡为对照，得出的结论颇有趣：“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，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，虽然这是三四十年的事情，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。”姚颖为文往往借语讥刺，她写南京的春天，笔锋一转，就冷嘲热讽。张春风写沈阳的春天，对“从前的日子（这是说‘九一八’以前的日子）”怀念甚殷，笔带感情。施蛰存则另辟蹊径，他旁征博引，评述外国意象派等“同时代”诗人的咏春诗句，分析诗中所体现的与其前辈不同的复杂情感，特别关注“现代诗人”笔下为何会出现“灰色的春天”，为何会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反而“格外地悲哀，格外地苦痛”，颇耐人寻味。

人与自然

清风细雨醉楝花

◆宋宗桃

如果把春天的百花比作大自然的一场文艺盛会的话，那么楝花就是最后的压轴节目；如果把春天的百花看作天地间的一场饕餮盛宴的话，那么楝花就是最后一道佳肴。

从梅花、迎春花之笑意盈盈拉开春的序幕，到桃李杏花浓妆艳抹登场，再到牡丹技压群芳把春的气氛推到高潮，之后渐渐春意阑珊。当人们正要哼唱起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，作伤春、惜春状的时候，忽然一阵香气袭来，才乍然一愣，啊，别急，还有更精彩的楝花呢！

楝花可真是花之低调者。当百花纷纷登台亮相的时候，楝花还在幕后平心静气地做准备呢。只是当风儿告诉她，众花姊妹都已经表演完了，她才不疾不徐地探出头来，淡淡地问一声，还有哪位姐姐没有上场吗？在确定再没有谁等得猴急的时候，她才迈着小碎步款款出场了。她就是这样，不比、不争。是啊，把风头让给他人，礼让为先，只要做好了，早一点，晚一点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楝树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树，农民们叫她苦楝树或紫花树。儿时，我老家门前就种有楝树。每到春来，楝树的树冠上就会腾起一团紫色的如梦如幻的烟雾。楝树的花儿小小的，花瓣的主色调是乳白色，有一点淡淡的紫；楝树的花蕊呈小喇叭状，深紫色，像是一个小风铃。自然界有个有趣的现象：个头越大的越好单打独斗，如虎豹；而个头越小的则越重视合作，有团队精神，如蚂蚁、蜜蜂等。具体到花儿就是这样。牡丹芍药很大很



英雄傲山川(国画) 杨俊鹏

郑州西郊的李商隐公园，林木葱茏，芳草萋萋，鸟语花香，清幽幽雅。而这还在其次，最让人喜欢的是文气浓郁，诗情绵绵，人行其中，满目诗行，亭台楼阁，回廊雕塑，都浸润在李商隐的诗句中，使人遐想，令人感叹，故而有人说它是文学公园，有人说它是诗歌公园，还有人说是爱情公园……不管你怎样评价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满园诗歌满园情。

李商隐，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人。其祖父时举家迁居荥阳，李商隐生于荥阳卒于荥阳。说李商隐是郑州老乡，一点也不虚妄。

李商隐生活于晚唐，此时的唐王朝已是风雨飘摇，气息奄奄，党争、宦官弄权、赋税等问题成堆，社会矛盾加剧。李商隐因娶李党成员王茂才的女儿为妻，受到牛党的挤压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。他一生辗转于官僚的幕府，漂泊各地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仅45岁就去世了。李商隐虽然在政治上不得志，却在文学艺术上多有建树，成就了一代诗歌巨匠。时与杜牧并称“小李杜”，成为晚唐诗坛领军人物，影响巨大的是他的咏史诗、咏物诗和爱情诗，尤其是爱情诗，最为后人称道。

习近平同志曾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引用过李商隐的诗句：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。”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李商隐的诗，说他的诗“清词丽句，岂敢比肩”。有研究唐诗的评家更说：“千余年来，以情诗而名世之诗家，代不乏人，然沁人心脾、醉人魂魄、脍炙人口、传诵不绝者，

李商隐莫属。”足见李商隐诗歌的影响之大，地位之高。

我怀着敬仰、探究的心来到李商隐公园。一进大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商隐弹瑟雕像：消瘦的身躯，端坐于溪流竹影之中，拥瑟敲韵，表情凝重，雕像的背景是一段彩墙，彩墙上全文镌刻着怀念他去世的妻子的那有名的诗作《锦瑟》：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”……

“聆锦瑟之繁弦，思青春之往事”，诗和雕塑情景交融，相得益彰，在对往事的回顾和追悔中，呈现出李商隐对爱情的炽热、坚贞和始终不渝的心灵世界。当然也流露出他内心的苦痛、忧伤和无奈。

绕过彩墙，是个大广场。广场上植有十几棵高大粗壮的法国梧桐，亭亭如盖，清爽宜人。每棵树下还围了一圈坐凳，供人们乘凉休憩。广场南边有一组文房四宝小品雕塑，名曰“笔砚龙

美，但给人以个人英雄主义的刚愎和傲气；可是许多细小的花儿，却从不着意展示自己一己的美丽，而是以互相拉手的大联合方阵呈现团队宏大壮观的气势。楝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一朵楝花虽然很小，香味也很有限，但千万朵楝花簇簇串串，密密匝匝，集合起来，则蔚为壮观，既有超越牡丹的美丽，又有压倒茉莉的芳香。台湾作家席慕蓉这样描绘苦楝：“你几乎不能相信，一棵苦楝能够开得这样疯狂而同时又这样温柔。”是啊，楝花所以似像“疯狂”，是因互相团结而成势；所以恣意温柔，是因内涵丰富而自信。

郑州市有几条楝树街。当清风如梦、细雨如思时，我伫立在楝树下，贪婪地嗅着花香，醉享芬芳，不由想起楝花的轶事来。在古代，焚香与烹茶、挂画、插花并为“文人四艺”，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。李清照《醉花阴》里的“瑞脑消金兽”，写的就是焚香。瑞脑，又称龙脑香、冰片，是一种高级香料。由于它太名贵，与普通人的生活是绝缘的，只有楝花才是老百姓的挚友。但这并不是说楝花就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古语云：“好香用以熏德。”据说，宋仁宗极宠爱温成皇后就常以楝花制香。苏轼《香说》：“温成皇后阁中香，用松子膜、荔枝皮、苦练（楝）花之类，沉、檀、龙、麝皆不用。”用极普通的原料制成皇官所用的熏香，反映出温成皇后很有些不一样的聪慧。温成皇后是我们郑州义人，也许，她用楝花制香的方法是来自郑州民间呢！

自古以来楝花就很受诗人的钟爱。北宋王安石有“小雨轻风落楝花，细红如雪点平沙”；南宋何梦桂有“处处社时茅屋雨，年年春后楝花风”；明代陈子龙有“布谷催人春去后，平畴十里楝花飞”。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好友张纯修、施世纶为怀念词人纳兰容若，秉烛夜话于楝亭，留下了“紫雪溟蒙楝花老”的名句。1969年，著名红学家俞平伯来到位于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，禁不住诗兴大发，连着写了两首《楝花》诗。其二云：“此树婆娑近浅塘，花开飘落似丁香。绿荫庭院休回首，应许他乡胜故乡。”

楝花虽香，却是苦出身。楝树几乎从里到外都是苦的，包括她结的楝实。苦树香花，楝花以自己的芬芳给我们诠释了啥叫“香自苦寒来”。楝树简直就是一个把所有的痛苦都自己扛的、苦着自己却对别人微笑的坚强的母亲。中国古代以萱草代指母亲，西方则把康乃馨作为母亲花。但我觉得，楝花更能体现母亲的爱——温情而内敛、朴素而低调。

河南是楝树的主要分布区。我早年还在老家的时候，曾不止一次地对着楝树虔诚地“仰止”过。我觉得，楝树俨然就是我那勤劳持家、忍辱负重、含辛茹苦地奉献甘甜乳汁的伟大母亲。如今重对楝花，但愿我的景仰能够经过岁月和风雨的洗礼，凝结成对母亲的一分沉甸甸的追思和感恩……

短笛轻吹

春的素描

◆金明玉

天公用多情的手摘去冬冷漠的面纱，春的一个微笑，北国大地就温暖了。素默的山笑绿了，枯荒的草笑青了，结冻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了，待放的花儿，笑着荡漾开了。

人们脱下厚厚的棉衣换上了艳丽的春装。爬山，玩水，跑步，踢几场球，迎着阳光伸展着腰身。

而我却深爱着那片松软的土壤，在这生机盎然的季节里，开着拖拉机开犁了。土壤翻在我的犁下，像一条黑龙翻滚着，散发着湿润的清香，升腾着蒙蒙的雾

气。然后播种下我的期盼，也播种下我遐逸的诗意。我深爱着这片春土，它给了我生命的活力，给了我多姿多彩的花絮，我的根深深地扎在你的泥土里。

我捧起春的阳光，我采摘春的晨露，给抚摸春的沃土。

春啊，我多想弹奏，弹一曲海誓山盟的恋歌，那晨风掀起的衣角早已涉进你爱的涟漪。

如果，我这酱紫色的弯背，能成为你天边那道永不褪色的彩虹，那么，这个春天就更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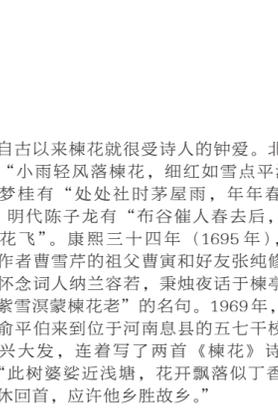
郑州地理

李商隐公园赏诗记

◆刘文

广场是公园的中心，人们可以由此走北绕南，走南绕北，去到公园的各个部位。有趣的是道路有雅号，如汇缘路、诗路、晚晴桥等，道旁挂诗牌，每一块诗牌上书写一首商隐的诗作，供游人鉴赏。但见“风”、“云”、“雪”、“月”、“蝉”、“咏史”等诗篇都挂在显著位置，俯首即可阅览，方便之极。另外路边景观石上还刻有商隐的诗，水泥造型上也题有商隐的诗……真真是个满园诗如流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李商隐的陵墓是园中园，四面围墙，南北有口进出。北口两旁陈列着清代林则徐、姚莹，金朝元好问，唐朝崔珣等名家悼念商隐的诗作，院内墙上整齐排列着商隐诗歌歌碑。墓园宽敞静寂，肃穆庄重。大理石砌成的墓冢直径10米、高5米，台上堆土成丘、树木繁茂，绿荫蓬庇。墓冢面向阳面的台阶下耸立天然巨石，即是墓碑。墓碑正面刻有李商隐半身画像，背面阴刻有李商隐生平成就和历史评价。我无暇细读，绕冢一周便向南口走去。南墙上再次出现大字书写的诗句：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我想，这恐怕是专为李商隐写的人生评语和点赞吧！



版纳情深图(国画) 王学俊

滴水藏海

留声机

◆流沙

去年深秋，参观了韩国江陵市留声机博物馆，我为馆里的收藏品所惊叹，很多藏品都是绝品，价值连城，堪称“世界之最”。博物馆创始人是韩国一位名叫孙成木的建筑业老板，他在收集了大量藏品后，把藏品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。

在博物馆里，我第一次看到了爱迪生原始的发明产品，有电灯泡、有留声机，还有发电机等。其中那个滚筒式留声机，让我从“书本回到现实”，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滚筒式留声机的样子，而且听到了100多年前刻在上面的声音。

爱迪生发明滚筒式留声机，也是一个偶然。1875年贝尔发明了电话，但贝尔的电话有个致命的弱点，通话的双方都必须大喊大叫，相当费劲。于是爱迪生组织人进行研究改进，发明了炭精送话器，爱迪生在调试炭精送话器时，因为他的右耳听力不佳，于是他采用一根钢针代替右耳，来检验传话膜片的震动，当他用钢针触动膜片时，随着音调的高低，送话器发出了有规律的颤音。爱迪生想：“如果反过来，让短针颤动，不就可以复原声音了？”

1877年，爱迪生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，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被制造出来了。

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与后来的留声机完全不同。我们所看到的留声机是有唱片的，而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是把声音介质刻在一个有槽纹的金属圆筒上，需要用手去摇曲柄，带动圆筒转动，这样才能发出声音。

这种滚筒式的留声机发明后，让许多人大大为吃惊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声音竟然可以保留下来。为了这个伟大的发明，美国总统还在白宫召见了爱迪生，当年爱迪生才31岁。

但滚筒式留声机使用起来不方便，形体庞大，不少人觉得还可以改进。但爱迪生痴迷于自己的发明，认为滚筒式才是最好的。按照他的能力，他完全可以吧这种留声机的技术向前推进，也许他的兴趣不在这，后来他只是改进了手摇方式，采用钟发条的原理，不过还是让留声机自动播放。

1887年，一个名叫爱弥尔·柏林纳的人制造出了新型留声机，用圆盘形的唱片代替了大唱筒，唱片用两个手摇轮转动。这种唱片留声机与爱迪生的滚筒留声机相比，性能得到明显提高。

此后这种新型唱片留声机大行其道，一直流传到现在，在爱迪生晚年，在1929年左右，滚筒留声机被彻底淘汰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发明的滚筒留声机被人遗弃。两年后，爱迪生去世了。

在韩国的留声机博物馆能看到爱迪生发明的原件，真的让人心潮澎湃。看着笨重丑陋的滚筒留声机，再看精美精巧的近代留声机，站在80多年的时间节点进行回望时，真的让人感慨。一个取得成就的人，如果在后续事业出现判断错误，那么这个错误，会让自己亲眼看到自己的成就是怎么被别人赶超的。

虽然爱迪生依然伟大，但却有遗憾。

可以挑起最细的木香线，也能绣出最精致的平金牡丹。此时她背靠车厢，右手两根手指拼命挤住扳板，夹住那枚松动的铁钉头，一点一点地扭动。与此同时，她还心中默默地记着马车转向的方向和次数。

车子平稳地朝前驶去，车厢里依然黑暗。那四个押车的守卫一边两个，自顾闲谈着。马车内弥散着一股芬芳的香气，这是斜放在旁边的香架散发出来的。闻记的香香，一向以香味浓郁、味道持久而著称。

大概是被香味所影响，守卫们不知不觉聊到青楼的话题，个个面带得意，其中一人转过头来，淫邪地盯着闻染鼓胀的胸口。闻染恼羞成怒，突然大声尖叫。守卫不得不抽了她一耳光，才使她安静下来。等到守卫们都回到座位上，闻染缓缓抽回右手，刚才她趁着尖叫掩盖，把钉子从缝隙中生拔了出来。

她在黑暗中握紧拳头，让尖锐的钉子头从指缝之间透出。

又过了一阵，车夫在前面忽然大喊一声“吁——”，车子速度

又降了下来。今天上元节，街上人太多，马车不得不走走停停。

闻染双目突睁，一跃而起，一拳砸向刚才唐突的那个守卫。拳头狠狠砸在对方的眼窝上，守卫发出一声惨叫，闻染拳头收回来时，指缝间的钉子头沾满了鲜血。

其他三个守卫一时间都惊呆了，闻染另外一只手趁机把香架推翻，合香洒了一地。在狭窄的车厢空间里，这个阻挡颇为有效。闻染趁机冲到车厢前部，扯开帷幕，对着车夫后脑勺狠狠捶了一下。

车夫猝然被铁钉凿脑，剧痛之下缰绳一勒——马车正在转弯，辕马吃这一勒受惊挣扎，车架子登时失去了平衡，后面车厢里的人东倒西歪。闻染一咬牙，偏过身子滚落下车。她一落地，打了几个滚，片刻不敢停留，朝着东边飞奔而跑。

她之前一直在推算马车行进的位置，估计这附近是在殖业坊和丰乐坊之间的横街。这两坊都在朱雀大街的西侧。她只要沿着横街往东跑，很快就能看到朱雀大街。

两个又惊又怒的守卫跳下

虽则如今太子不居东宫，可从这些幕僚衔的安排，仍可略窥中玄妙一二。

贺知章注意到了张小敬的无视视线，但他并未开口责难，只是垂着眉毛闭目养神。

李泌走上前来，要他汇报情况。张小敬摸下巴，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李泌脸色一变：“这么说，突厥人已经拿到了坊图？”

这可是他们仅有的一条线索，若是断掉，靖安司除了阖城大索没别的选择了。

张小敬道：“还不确定，我已安排姚汝能封锁锁袄祠周围，正在逐一排查附近住户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贺知章“啊”地睁开眼睛，语气严厉：“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道擅封袄祠，会引起多大的骚乱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李泌道：“原地的眼神闪动。如果真是惹出袄教的乱子，他也没法出言庇护。几个如狼似虎的侍卫得令，把张小敬按倒，五花大绑，就要朝殿外推去。忽然殿里传来一阵尖利的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，众人循声望去，看到徐宾略带惶恐地站起身来，周围的书吏都跪坐着，把他衬得特别显眼。

贺知章眯起双眼，不动声色地町着他。

面对靖安令的威压，徐宾战战兢兢，有心想替好友说几句辩解的话，可情急之下口吃更加厉害，脑子里都是汗，下一个字说不出来。他挣扎了半天，终于放弃了说话的努力，迈步走出人群，快步走到张小敬身旁——徐宾没那么复杂的心思，当初是他把好友送进靖安司，也必须是他还送才成。

贺知章一阵冷笑。这个无知囚徒，非但搞砸了唯一的一条线索，还惹出了这等风浪。他看了一眼李泌：“长原，你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。”

贺知章轻轻点了一句，然后转过脸去：“绑起来！原地！”

李泌尴尬地站在原地，眼神闪动。如果真是惹出袄教的乱子，他也没法出言庇护。几个如狼似虎的侍卫得令，把张小敬按倒，五花大绑，就要朝殿外推去。忽然殿里传来一阵尖利的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，众人循声望去，看到徐宾略带惶恐地站起身来，周

围的书吏都跪坐着，把他衬得特别显眼。

贺知章眯起双眼，不动声色地町着他。

面对靖安令的威压，徐宾战战兢兢，有心想替好友说几句辩解的话，可情急之下口吃更加厉害，脑子里都是汗，下一个字说不出来。他挣扎了半天，终于放弃了说话的努力，迈步走出人群，快步走到张小敬身旁——徐宾没那么复杂的心思，当初是他把好友送进靖安司，也必须是他还送才成。

贺知章一阵冷笑。这个无知囚徒，非但搞砸了唯一的一条线索，还惹出了这等风浪。他看了一眼李泌：“长原，你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。”

贺知章轻轻点了一句，然后转过脸去：“绑起来！原地！”

李泌尴尬地站在原地，眼神闪动。如果真是惹出袄教的乱子，他也没法出言庇护。几个如狼似虎的侍卫得令，把张小敬按倒，五花大绑，就要朝殿外推去。忽然殿里传来一阵尖利的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，众人循声望去，看到徐宾略带惶恐地站起身来，周

## 连载



事，那边立刻就找上门了，莫非背后有人盯着靖安司的岔子？

一进入到朝争的思路，老人的思维就活跃起来。

不料张小敬像是读出他的心思一般，呵呵笑道：“贺监你别瞎猜了，是我让姚汝能通知他的。”

闻染的手指非常修长灵巧，